

## 〈羊與猴子〉

筆直的濱海公路，綿延兩公里不見燈誌，左側是高聳山脈，右側是海洋。正午日頭熾熱，遠海水面波光粼粼，山色蒼青，峰點連成一道剛硬稜線。

簡老師騎乘機車向北，手臂肌膚被日光烘晒發燙，帽簷底下眼鏡與口罩遮擋風沙，小轎車壓過雙黃線呼嘯超越，他膽顫往慢車道偏移，路旁群聚一簇住宅，門外吊掛整面牆的魚乾。

行駛十分鐘來到溪流出口，兩座橋平行坐落，赤色新橋體積巨大，跨越南北岸彎成一道虹，灰黑色舊橋開放步行，橋頭架設紐澤西護欄。通過橋梁，簡老師轉向入山，產業道路坡度陡升，路面鋪設柏油，兩旁裸露黃土，動線緊貼山壁蜿蜒，下方是深邃溪谷。

山壁坡面長滿蕨葉與咸豐草，草莖散落錢幣大的黃花，路寬恰好容許汽車通行，一輛棕銅色的越野皮卡從山裡那頭駛來，開闊處在後端，簡老師車輪輾上黃土避讓，土質有些泥濘，前日午後降下一場陣雨，腳掌大的落石擋路中央。植物藤莖伸出路面，簡老師彎下頸，細枝從安全帽鏡面劃過。綠葉遮蔭，樹頭一陣劇烈晃動，起初以為是松鼠，留意察看才發覺是隻猴子，猴子爬上高處搖樹，身體顏色與大地相近，一晃眼就消失不見。

簡老師放慢速度，守望隊辦公室背山緊貼坡地，外觀由貨櫃屋改建，正對路面開啟一扇大窗，窗外架設直立狀鐵欄杆，鐵門閉合，窗框玻璃漆黑，氣氛冷清，當下看來空無一人。淺綠鐵皮外牆用鮮豔紅漆噴塗「守望相助」四個大字，楷書字體端正，漆料濃淡不一。

再往上是岔路，草叢打斜停靠一輛鐵牛車，這路段讓簡老師困惑，拿起手機試探毫無訊號。一位中年男人騎乘豪邁的雄獅迎面而來，戴金框眼鏡沒戴安全帽，後座貨架載運一座亮銀色方方正正的冰箱，滿滿兩大袋餅乾甜筒吊在冰箱外，騎車的時候餅乾前後甩動。簡老師向男人問路，雄獅的煞車皮摩擦刺耳噪音，男人大拇指往山內一比，瀟灑往海的方向前進。

新學年開學第一天，國小大門懸掛紅布條——「歡迎小一新鮮人！」

簡老師一早走入校園，穿堂經過完整刷洗，大理石地面格外潔淨，兩位高年級糾察隊員向他鞠躬大聲問好，簡老師彎下腰朝學生回禮。

校門腹地聚集眾多家長，新報到的學生穿著全新制服，衣漿直挺布面掛有折痕，淺藍色裙擺遮到小腿肚，踝上的白襪也是新的。家長牽起孩子的手，一步一趨踩過連接走廊，布告欄張貼白報紙印有編班名冊，左右幾人站在玻璃前方確認，阿嬤眯眼踮起雙腳看不清頂端的黑字，回頭向校務人員求助，老師趨前指引操場對面的一年級教室。

早自習時間，簡老師穿梭四年級各班，站上講臺唱名，底下學生如坐針氈，聽見自己名字舉手答有，走廊上男、女同學排成兩列，笑容、驚呼、起鬨表情五味雜陳，拖著步伐移往五年一班教室。

大個子身體壯實、女孩纖瘦嬌小，循身高決定升旗隊伍，簡老師將人指派至合適座位，盡可能避免視線受到干擾。女學生舉手，說後排距離讓板書模糊，陸續更多人舉手，稚氣的臉孔皺起眼睛說話，簡老師無奈搖搖頭，「從前我們那個年代，班上只有兩個人近視呀！」

桌腳標齊地磚切線，從講臺高處望下清點，預排的課桌椅多出一處空位，安置在靠窗最後一位。執起粉筆，簡老師在黑板上寫字，還沒寫完臺下已見一片騷動。

「老師，最後一個字怎麼唸？」

有人讀「金」、有人讀「易」、有人讀「陽」，彼此面面相覷。

「各位同學好，歡迎加入五年一班大家庭，我是你們的導師簡明錫，未來無論在課業上或生活上有任何問題，都歡迎找我討論。」

簡老師到校服務第四年，第一次接任級任老師，他的家鄉在濁水溪北岸，與學校相隔中央山脈。

「你們從小在這裡生長，一定比我更熟悉這塊土地，有任何好吃的、好玩的可以推薦給我，有機會我也介紹我的家鄉讓你們認識。」

女同學先舉手，說之前去學務處借餐具看見簡老師在幫籃球充氣；男同學隨後舉手，知道老師喜歡籃球，期待能在場上一起鬥牛。

講臺上沿壁面堆放成沓教科書，書頁邊緣被裁刀俐落劃下，平整如一道牆，四周瀰漫新鮮的油墨氣味。簡老師拾起美工刀切斷尼龍繩，依照科目成冊往座位後方傳遞，提醒每個人檢查內頁是否破損漏印。教科書傳到最後一排，學生舉手提問沒人的座位要不要留書？簡老師思慮一陣，繞到教室後方，收下一整套書籍代為保管。

黑板上公布課表，學生執筆抄寫聯絡簿；表決新任幹部，過去兩年曾經同

班的小群體，提名中意人選，說完掩嘴一陣嬉笑。不確定該投票給誰的人，慢慢舉起手往票數多的一方靠攏。

「一人一票，不要受到其他人影響，如果有同學想自願，也歡迎主動提出，不必感到不好意思。」

票選的過程，原先沉寂的教室，一下子變得沸沸揚揚，新舊同學開始產生話題。簡老師核對手中學生名冊，在當選人後方註記幹部職稱，看見座號一號「戴志冠」的名字，用原子筆畫上一個大圈，簡老師心想，在這個班級裡，不曉得有沒有人認識他？

鐵牛車後方有一窪水塘，靠近水面的低處密密麻麻黑蚊繞飛，磚蓋的理髮廳闔在水塘邊，二樓屋頂搭建鐵皮，接縫處鏽損成褐色，理髮廳三色燈不轉，瓦楞紙板橫幅手寫「我有在裡面」，公開價位成人理髮一百元，另一排粗體字標示「電話改了：09635872……」，從紗門望進去沒瞧見客人，抽油煙管伸往屋外吐出茄汁氣味。

山路邊成排玉米樹，莖幹筆直向上伸展，樹高如同成人身高。玉米樹盤據數個機車身距，葉面翠綠，茂生金黃色玉米鬚，熱風把長鬚吹得飄逸。園地邊擱一把勺子，竹握柄拉得很長，行進之中夾藏堆肥氣味，並非刺激酸腐，是一股緊實重重往下沉的味道，臭味經過烈陽曝曬膨脹。

資深教員說，往山上的路已經拓寬許多，早幾年因應校務奔走，沒有智慧型手機、沒有衛星導航作參考，非得依靠老經驗的人報路。教務處懸掛一張大地圖，路徑用紅色筆描粗，出發前必須熟記幾處標的。

「從山南進去吧，北面岔路多、聚落多，大中午天乾物燥吹起整片沙塵，每個路段看起來都霧濛濛的。」其中一位男教員說。

「從山北進去吧，山南幾百米才遇到一戶人家，以前單憑印象認路，把較開闊那條認定是主幹道，隔一學期再上去，兩條路都被抽高野草掩埋。」另外一位女教員說。

「以前倒是有人把上山當作探險，回到鎮上像是凱旋歸來，只差沒敲鑼打鼓放鞭炮，用廣播系統告訴全校剛剛完成一趟遠征。」男教員又說。

「哪聽來的天方夜譚？不必太擔心，從出海口開始，一路上用壓克力板做了指標，只有村民守望隊附近收不到訊號，先把路線記下來，最多當場找個人問。」女教員說。

簡老師拿起手機，查看預先儲存的截圖，汗從安全帽的縫隙流經耳鬢滲入口罩，汗味苦鹹，他抖擻身子用力吐一口長氣。

第一堂上課鐘響，簡老師發給每位同學一張影印紙，尺寸 A4 大小，紙中央印一圈直徑十公分的正圓。

「按照課表，今天頭兩堂課分別是國語、數學，開學第一天老師希望能夠更認識大家，發下去的紙張請各自發揮創意構圖，可以從圓形開始發想，呈現方式不拘，唯一的限制是主題叫作『我的暑假』。」

簡老師說完話，臺下哀鴻遍野，更多人希望照本宣科上課。

「請認真看待自己的作品，並準時在第一節課完成，下一堂課開始，老師會讓每位同學輪流上臺分享，畫圖的同時不妨思考一下該如何介紹。」

學生拿起掛在椅背上的環保袋，翻找各自準備的用品，彩色筆、色鉛筆、彩虹筆能派上用場的畫具一字排開，低下頭開始以鉛筆描繪草稿。中間最後一排坐一名大個子，畫紙壓在桌面往身體方向靠，抽屜拉開一本課外書攤展腿上，大個子反應很機警，發現簡老師目光，立刻將專注力移到畫紙。

戴志冠沒來上學，升讀三年一班的妹妹戴智雅也沒來，簡老師下課時間走進教務處回報，被校方列為重點關心對象的戴家兄妹雙雙缺席。調閱學籍資料，執起辦公室電話撥打戴家市話，拉長十多聲無人接應，改撥戴爸爸手機，始終呈現未開機狀態。

「暑假期間已經聯繫那麼多次，該給的資料也都給了，六個學生來了四個，果然擔心的狀況還是會發生——簡老師，今天務必把人找到！」教務主任站起身吩咐。

第二堂上課，依照座號輪流上臺，二號同學展示畫紙，在正圓中央畫一顆橘黃色的同心圓，其他空白處描繪成把青綠蔬菜。

「暑假的時候我每天都在早餐店，我媽媽早上都要煎完一籃雞蛋，中午過後我會幫忙刷地，灑一些洗衣粉在地上，我媽媽在水槽洗蔥，全部洗乾淨就開始切蔥，切滿一個大塑膠袋那麼多，切到一半就會流眼淚，下午會有人載雞蛋過來，也有人載漢堡、吐司，或是大罐的奶酥醬……」

二號同學率先上臺毫不怯場，簡老師請全班為他掌聲鼓勵。

三號同學把圓改造成甜甜圈形狀，甜甜圈上有繽紛的花紋，中間站著一位打赤膊的人，後方有三道弧形滑梯，滑梯下方是藍色水池。

「暑假我們全家去玩水，我弟五歲還不會游泳，只能坐游泳圈玩漂漂河，我在滑水道遇見一個女生，她的水槍有六孔，可以噴出很強的水柱，因為沒人陪她玩，她就一直跟在我旁邊，水池裡面有一條鱷魚充氣橋，從鱷魚嘴巴走出來救生員會提一桶水一直潑，我馬上用六孔水槍反擊……」

一面聆聽，簡老師不禁去想，戴志冠度過怎樣的暑假？理論上他該在第一位上臺分享。

教務處其他人，累計撥出至少二十通電話，無論市話或手機，聯絡不上戴家成員。主任靠上椅背向後躺，零件發出走調的異音，辦公桌橫擺一隻木毛筆，伸手觸摸筆尖詢問資深教員，誰人熟悉山區道路？

五年一班第三堂與第四堂上自然課，得知簡老師以機車代步，主任指示盡快前往戴家瞭解狀況。

簡老師點開搜尋網站，欄位輸入住址，地圖蔓開一條藍色路線。上個學期期末，因應公務前往分校，猶未忘記校園情景，只是往返依賴同事駕車，沒把山區的路看仔細。簡老師執起手機，將混淆的岔路截圖，謹記資身教員的告誡，啟動老舊的速克達機車，沿濱海公路向北。

山間有塊菱形臺地，前後端窄、中段腹地開闊，大量面積皆作農用，最前排一整片火龍果樹，粗大綠莖帶刺，豔紅果實依隨長莖往下垂，渾圓果身與短龍爪屬紅肉品種。路旁電桿鐵絲纏繞壓克力板，左下方邊緣撞壞一道小角，白底藍字標示「岵原分校」。

國小圍牆與果園並排，厚重的鐵門鄰貼柏油路邊，簡老師將機車停靠門前，仔細看校門結構並不老舊，幾年之內經過修繕，靠近門軌的矮處噴濺斑斑點點烏黑泥漬。門內一塊水泥地集合場，面積約莫一個籃球場大，未擺設球框，最內側靠牆建置一座雙人鞦韆與滑梯，校舍僅有一座，橫亙在集合場後方中規中矩的二層樓建築。

簡老師曾經見過戴家兄妹，上個學期期末與教務主任、註冊組長三人一車共同前往岵原分校辦理說明會，宣導對象除了就讀分校的六位非畢業生，還包括學生家長。簡老師抄有戴家地址，甚至記得戴爸爸的長相，只是不確定戴家的位置，手中握住資料按圖索驥。

校園鄰邊形成一處聚落，路口碰上當地集會中心，大門敞開，兩位婦人蹲坐矮凳持玻璃瓶與漏斗分裝大甕液體，仔細聞能聞到淡淡醬油香。概略看上去

聚落約莫二十戶人家，房屋門牌並非井然有序，穿越兩戶間一米寬的防火巷能撞見另一棟房子，建物坐向參差。

排水溝旁的小路，衣著短衫短褲的老爺爺背著手款步，簡老師追上前請教岵原村十七號屬哪一戶？老爺爺抿嘴沒出聲，朝簡老師悠悠打量，才回應住一輩子都不記得號碼，反問究竟要找誰？當簡老師說起戴志冠的名字，老爺爺要他繞過聚落後巷，走往林邊找人。

聚落深處是微陡的山丘，岵原村十七號門牌鑲在平房窗邊，外牆以水泥搭建未鋪壁磚，上方是深灰色毛氈布屋頂，屋門敞開，落地紗窗半掩，老舊的藍色貨車停靠屋側，車身灰塵被寫滿凌亂的字。

「戴志冠——戴智雅——戴志冠——」

簡老師站立屋前視線筆直貫穿屋尾，大聲呼喚戴家兄妹名字，接連幾聲不聞回應，提高分背再喚，中型黑毛犬據在後院朝屋前吠叫，頸上的鍊繩拉扯晾衣鐵架鏗鏘鏘鏘作響。

繞至屋後沿圍籬走往山丘，小路左右是菜園，種植滿坑滿谷的芋頭，翠綠大葉子蓋過土壤，芋頭後方是紅鳳菜圃，菜葉深綠帶紫，簡老師不偏好紅鳳菜，他從小聽從老一輩人耳提面命，紅鳳菜最忌諱在晚間食用。

「戴志冠——戴智雅——戴志冠——」

走路連帶喊聲，坡邊百香果已經熟透，果皮呈現粉橘色，熱風吹出果香。簡老師在烈陽底下口乾舌燥，抬頭看，與菜園並行的路面長滿野草，草地被反覆踩出光禿鞋印，大腳小腳規律延伸至坡頂。

坡頂用鐵柵圍出一圈野地，角落被樹叢遮蔽幾乎看不見的位置，搭建一間小農舍。簡老師拉開鐵柵上門的門把，踏入野地放聲呼喊，「戴志冠——戴智雅——」喊聲中望見農舍有人影晃動，個頭矮小，戴一頂黃帽，帽子底下黑髮長到肩膀，身穿長褲與薄長衫，頸子用毛巾包覆起來。

「智雅，妳在做什麼？今天怎麼沒去學校上課？」

「我在沖羊的大便。」

「那是羊住的地方嗎？怎麼沒聽見羊的聲音？」

「他們都躲在裡面，不想被水沖到。」

簡老師走近農舍，發現是一座羊圈，戴智雅牽引一條橙色水管，管口套接一截壓扁的硬膠管，轉開水龍頭，擠壓噴出強力水柱。

羊圈是暗紅色的斜屋頂，矮處以鐵皮搭成四面半人高的圍牆，圈內被欄杆

區隔兩個部分：內側以木棧板墊高，壁面上端鏤空通風，擋風帆布用麻繩收綑，豢養十四頭羊，羊腳底下板材間隔有縫；木棧板之外，前端留下一米寬的通道，戴智雅站在通道上持水柱沖洗，掉落棧板下方的羊糞流經底部溝渠，匯聚進入集中槽。

「每天都要沖地板嗎，這樣要沖多久？」

「有啊，每天早上，很快，不沖很髒。」

「這些羊是公的還是母的？」

「不知道，有些長角有些沒角，公的也長母的也長，那隻大白是小白牻爸爸，咖啡色最近才來，黑色太多我不知道。」

羊圈角落鐵架放置一塊鹽磚，磚的其中一面被羊舔成凹陷，一隻黑羊低頭舔鹽，黑羊的耳、嘴、腹部、四肢呈現部分白色斑紋，戴智雅走進柵欄伸手推開黑羊的頭，翻轉鹽磚露出另一個面，鹽磚重量很沉，放回架上匡啷一聲，二、三隻白羊同時圍靠上來，頭貼著頭一起舔鹽。

欄杆外有一只白色塑膠桶，原先購買防水塗料剩下的空桶，戴智雅提起空桶繞到羊圈後方，集中槽裡面一顆一顆如龍眼乾大小的羊糞，戴智雅握起平鏟將羊糞鏟進桶內，累積堆成一座黑色的小丘。

「這個我提不動，哥哥也提不動，要等爸爸回來。」

「爸爸呢，爸爸去哪裡了？」

「爸爸早上去工作了。」

「那你們怎麼辦，中午有東西吃嗎？」

「爸爸會帶便當回來。」

坡地另一頭，一位男孩子從坡頂上翻越圍籬，在草叢重重摔了一跤，白色毛巾披在頭上覆蓋雙頰，上層再配戴一頂黑帽子，男孩的身材明顯要比戴智雅高壯，簡老師認出他，隔空朝遠處揮手。

「嘿，志冠，你怎麼從山坡跑出來？」

「我去上面，爸爸說水塔的水變很少，是水管破掉，叫我去找破哪裡。」

「有沒有找到？」

「不知道，上面有很壞的猴子一直弄我背後。」

戴志冠朝戴智雅的方向走去，問她怎麼還沒放羊吃草？兩個人一起走進羊圈，準備抓一隻小白羊牽到野地外圍。柵門一開，十四頭羊慌亂往角落逃竄，彼此撞在一起，兄妹兩人一左一右將小白羊團團圍住，抽出口袋預藏的鏈條，

在小白羊頸部繞過一圈扣上鉤環，拉扯小白羊走出羊圈。

咩——咩——咩——小白羊用力抵抗頸上的束縛，發出淒厲的慘叫，簡老師站在羊圈外別過頭，不敢聽見那般叫聲。

「他以前都沒被綁起來，所以很害怕，但是沒辦法，要把他牽到上面一點的地方，那裡草很多。」

鏈條後端綁住一條長麻繩，「啊！幫我拿一下。」戴志冠把繩頭交到簡老師手中，走回羊圈拉水管，將野地兩個大水盆注滿水。小白羊力氣很大，一開始在原地亂跳，接著拔腿奔跑試圖掙脫，簡老師看見小白羊以麻繩為半徑，在野地上聲嘶力竭繞圈，不自覺將手中的繩頭握得更緊，深怕小白羊走丟。鏈條束得羊頸子發疼，又是咩咩喊叫不止，沮喪地鬆垂頸子彎向地面。

「志冠，今天是學校開學日，班上有很多新同學，你不想去上課嗎？」

「早上爸爸有去，可是大門沒開。」

「那爸爸有跟你們說以後都要到山下上課嗎？」

「爸爸說還不確定，要我們先在家裡等。」

小白羊牽到野地外圍，麻繩穿過鐵柵繞一個結，戴智雅將羊圈裡其餘的羊野放吃草，跑步到鐵柵邊確定門門牢牢扣上。咖啡色的羊尾隨隊伍最末，低頭張嘴在野地挑草吃，貼近嗅聞簡老師的褲管，性情溫馴毫不怕生。全部羊都走光了，簡老師才看見羊圈裡還困著一隻黑羊。

「那隻是母羊，昨天才生小孩，雙胞胎喔！」

聽見戴智雅的話，簡老師靠近母羊，攀過欄杆看見母羊腳邊兩隻小黑羊。簡老師驚訝問道：

「小羊剛出生，就已經學會走路？」

「你都不知道，爸爸說沒有人抱，就要想辦法自己走！」

山郊蚊蟲多，肘部感到一陣叮咬，簡老師忍不住抓撓，肌膚又刺又癢，翻起手肘檢視，腫成一串粉色的珍珠。

「不要抓，到時候流湯。家裡有藥膏，一抹就會消！」

簡老師停下動作，發現只有自己穿著短衫。

羊群四散野地，各自低頭吃草，簡老師與兩兄妹解開門門，下坡往住屋步行。坡地的中段，遇見一只鐵籠，長寬高各一點五米，朝向坡頂那面洞開一扇方口，鐵籠屋頂懸掛一串芭蕉，其中兩根熟透落地。

「這個鐵籠養什麼動物？」



「沒有，這個是陷阱，專門抓猴子。」

戴志冠要簡老師蹲低身子看，芭蕉的蒂頭綁著一條細繩，繩子攀過鐵籠屋頂，連接開口的柵門。

「為什麼要抓猴子？」

「猴子從後面的山跳下來，把高麗菜全部挖開，每一顆菜都咬一口，然後在菜上面跳來跳去，亂七八糟，爸爸看見很生氣！」

「真的有抓到猴子嗎？」

「沒有，他很聰明，撿掉在地上的芭蕉就跑掉了，有一次抓到小隻的，我有切蘋果，放到他手上，猴子手很小——你看你看，猴子又在叫！」

簡老師順著戴志冠手指方向往坡頂看，聽見枝葉攀折的餘音，一下子沒能認出猴群，只見高大樹叢激烈搖晃，隱密蔭暗處有用動的殘影，接著發出懾人的叫聲，那充滿野性的音調粗糙低沉卻無比宏亮，撼動整座山林，聽得簡老師手臂爬滿雞皮疙瘩。

三人走回屋子後院，戴智雅摘下帽子，整頂頭髮溼漉漉像淋過雨，髮絲沾黏額頭，兩兄妹將帽子、毛巾掛在後院圍籬，院外的泥地有一道J字型水管從土裡冒出來，戴智雅撥弄雜亂的草堆，使力扳開藏在底下的水閥，J型管沖出強勁的水勢，兄妹擠在靠近地面的位置洗臉，他們說這是從山上引下來的山泉水，清涼透頂，要簡老師蹲下來試試。

「智雅，新學期妳的班級是三年一班。」

「你是我的老師嗎？」

「不是，我是哥哥的級任老師；今天早上我也有見過三年一班導師，是一位教學能力非常優秀的女老師。」

摩托車運轉聲自遠處隱約傳來，聽見油門與怠速抖動的頻率，兩兄妹明白是父親回來了。戴爸爸的機車腳踏板上堆放一袋施工器具，袋緣一端往地面垂下，袋上打包一件便當餐盒。

「戴爸爸您好，我是志冠的導師，敝姓簡，簡明錫。」

「老師，你怎麼跑來山上？」

「早上學校撥了很多通電話都找不到你們。」

「我去水源地幫人家修屋頂，手機已經沒電了。」

戴爸爸兩手衣袖向上翻捲，頸後皺折晒出一道白紋，提起腳踏板上的工具，撞見戴志冠旋開冰水瓶一股腦兒往嘴裡猛灌，連忙出聲喝止，「這麼熱喝

冰的，心臟突然停掉你都不知道！」隨即將餐盒遞給戴志冠，「趕快拿去吃，吃飽才有力氣做事！」

簡老師上一次見到戴爸爸，是在上個學期期末於分校舉辦的說明會，對他孔武有力的身形與黝黑肌膚留下深刻印象。說明會辦在週六上午，那日天氣尤其炙熱，空氣像是被圍牆鎖住，困在校內停滯不動。六月盼不到梅雨，高溫打破往常紀錄，學生種在牆邊的苗圃土壤乾澀，綠豆勉強長出小豆莢，個頭高矮不一，同一盆苗圃豆子大小最多相差四毫米。

六名學生完全待不住，往校園四處奔跑，只剩家長坐在教室，各自領取一袋校方準備的資料，握筆在簽到簿畫押。比起其他家長，戴爸爸表情相對嚴肅，坐定教室前排空位，自胸前口袋取出眼鏡，鏡架垂掛在鼻尖，右手拇指與食指摩娑紙頁，目光扣上一道鎖。

「老師，藥膏給你抹。」戴志冠翻出一只布丁盒大小的玻璃罐，罐內填裝翡翠色藥膏，質軟帶有草本芳味，簡老師抹在被叮咬發腫的手肘，肌膚生起一陣涼感。

「你脖子跟臉頰都晒傷了，回去洗澡水不要太熱，也不要用力搓皮膚，我等一下割兩片蘆薈你帶回去晚上敷，很快就會好。」戴爸爸在一旁搭話，背過身整理撤下的工具。

戴志冠掀開餐盒蓋子，從屋內端出碗筷，菜肉約略添盛半滿，拿起餐盒旁透明塑膠袋包裝的白飯擠壓一坨進碗內，接著用單支長筷在「竹葉青」玻璃瓶撈取醃蘿蔔，隨手拉一張矮凳，午餐就這麼吃了起來。

簡老師站在凳子斜後方，私自掂量正在發育的孩子攝取這些肯定不夠，打算說服兄妹兩人下山返校，校內營養午餐能提供充足的分量。

「志冠、智雅，下午還有課程，要不要跟老師一起回學校？」

「開學第一天不是都沒有上課？」戴志冠說。

「志冠，學校今天就開始上全天課程，早上已經發給每位同學新課本，也幫大家排好座位，很多人已經交了不少朋友，也讓他們自己提名、表決幹部，班上氣氛很融洽。」

「宏舜老師呢？也在新的學校嗎？」戴智雅問。

「宏舜老師已經沒有在學校服務了，但是三年級安排很多有趣的科目，妳如果喜歡英文課或音樂課，還會認識更多不同的老師。」

說明會一開始，投影機突發一些狀況，投影幕上畫面一片慘綠，照片中學

生的膚色、天空的雲彩全都變了調。主任指示簡老師排除障礙，發現設備損壞一顆燈泡，短時間內無法修補，只能將就使用。

「在座家長，以及與會的老師大家午安，感謝各位百忙之中抽空參加今天的說明會，我是教務主任柳勝洲，也是這次分校學生安置計畫負責人……」

「岫原分校校舍，從民國六十五年竣工至今，已使用超過四十年，其中民國九十三年外牆曾經進行大規模整修，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粉色壁磚的樣貌……一直以來分校培養出許多優秀學生，特別是傑出的運動選手，他們在不同領域的舞臺發光發熱……」

主任簡報的內容與家長手中的書面資料相應，只是增加許多校本部過往辦學的照片，各年級大小孩子張嘴露牙，臉上掛著笑顏。家長的注意力被投影幕吸引，手掌輕搗著嘴交頭接耳。

「我們對於分校學生的受教權非常重視，進行任何決策都是以學生權益為考量，在此前提之下設法提供更好的學習環境……」

戴智雅跟著挖了一碗飯，眼珠子不停打轉，仰起臉打算對簡老師追問，話到嘴邊戛然而止，視線暗暗瞥向父親與哥哥，低頭按住手中的碗筷。

後院圍籬邊，擺放四座廢棄浴缸，缸內養土栽種植株，其中一缸是九層塔、一缸桑椹、一缸土壤混了肥料。戴爸爸手掌探進蘆薈的根處摘折兩片落下，鐮刀捨去最下緣裂損的部位。

「回去之後，把兩邊短刺剪掉，葉子削開裡面就是蘆薈膠，先用清水洗乾淨，稍微搗碎敷在脖子，剩下的可以拿去煮湯，加一點薑跟鹽巴就很好喝。」

話說完，戴爸爸在瓦斯桶與牆壁夾縫抽出一張舊報紙，包裹兩片扁長的蘆薈，類似寶劍套上劍鞘。

「如各位所知，分校座落在山區，長年遭受地理環境及天候影響，近來接連發生剝落事件，校方委託專業單位進行耐震詳評，發現水溶性氯離子含量、混凝土中性化數值嚴重超標，學生在這樣條件下就學存在一定程度風險……」

「必須再次強調，這絕不是廢校或併校計畫，而是將學生安置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，讓他們可以安心就學，至於分校校舍狀況，需要實施補強或是拆除整建，有待日後詳細評估。」

戴爸爸皺緊眉頭，擺頭看看旁邊的家長，再看看主任。

「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，也是不得不做的決定，因此校方也提出一些資源補償——從分校安置進入本校的學生，每個人發放一盒十二色彩色筆，每週

二早自習時間，提供一罐羊奶，補充所需營養……」

簡老師將蘆薈擱在手邊，隔一層報紙還能感受葉面的溫熱。戴爸爸逕自坐在浴缸的邊緣，沒打算吃飯，使喚兩兄妹趕緊把便當吃完。身後有幾株桑椹結果，綠葉之中穿插紅紅黑黑的色澤。戴爸爸隨手摘取一顆，嘸起嘴唇急吹一口，果實直往嘴裡塞。

「暑假我們每天都在岵原國小散步，每個人都一樣，只要想起來就去那邊看看，也沒看見什麼東西從牆壁上掉下來，」戴爸爸從浴缸站起身，手掌在臀後輕拍，「要下山就下山，鐵門都關了，又不能自己打開……」

戴爸爸進到屋內翻找鑰匙，停靠屋側的藍色貨車，四顆車輪有氣無力，聽見父親指示，戴智雅從倉庫拿出打氣筒接上車輪，雙手用力擠壓，被風吹乾的頭髮一下子又變溼的。

戴爸爸沒好氣朝戴智雅大喊：「妳用手壓是要壓什麼時候，去倉庫找另一個用腳踩的！」

戴爸爸掀開引擎蓋，往水箱加入些許清水，抽出機油尺檢視，空氣飄散一股石化味。寶特瓶內剩餘的水，倒上衛生紙團打溼，抹去前擋玻璃與車窗的塵垢，開門坐上駕駛座，發現後照鏡也是髒的，徒手隨意抹去。

兩兄妹一起擠進副駕駛座，簡老師騎機車跟隨藍色貨車後方，看見戴智雅頻頻轉過頭，穿透長方形的後玻璃與簡老師對眼。

過午太陽轉到山頭另一邊，下山的路缺少樹蔭遮擋，顯然要比上午燥熱，簡老師理一理衣領，試圖補救已經晒傷的頸子。

貨車速度緩慢，行至半山腰，路旁樹梢一陣晃動，戴志冠將手伸出窗外，簡老師順著指尖方向，總算看清楚猴子的面目。

山路彎窄，幾乎愈開愈慢，車身有些顛簸，來到村民守望隊前方貨車靜止，戴爸爸開門跳下車，順沿車身巡視一周，看見右後輪癱垮在地。

簡老師站在貨櫃屋外牆「守望相助」大字前方，拿出手機試探，一點訊號也沒有。

「幹！輪胎是壞的，換再多打氣筒也沒用。」

簡老師聽見戴爸爸狠狠痛罵一個髒字，音量要比猴子的叫聲更響亮。